



册府元龟

卷之七百三十三

至三十五



13  
849  
240



13  
849  
240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三

七百三十三

智識第二

叔瞻鄭大夫也晉公子重耳出奔過鄭鄭文公弗禮  
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  
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  
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

册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三百三十三

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晉重耳返國是為文公以無禮計鄭

申孺魯大夫也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

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孺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繇人與也

尚書洛誥無若火始 妖與故有妖

孔叔鄭大夫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周公宰孔也平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故以鎮安鄭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

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親黨携也 弗聽逃其師而歸明年諸侯伐鄭

子良鄭大夫也宣公九年初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 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

日矣柳地 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

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 子展曰與

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

不堅固也。啓詭也。言王事無不堅固不暇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堅

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藩屏王室王事無曠何

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卑於晉楚又魯襄公二十一

年十二月游販將歸晉。游販公孫薑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

之以館于邑。舍之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子明即游

販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太

叔。良游販子太叔販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

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

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

之不修益明也

子產鄭大夫子國之子襄公八年鄭人欲媚於晉使

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卻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

子不言敗故以獲告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

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

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

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

行軍之命又鄭簡公三年鄭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子孔使

尉止殺相子駟而伐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

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

之而相鄭簡公又襄公十年子孔當國。伐子駟為載書

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

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

書既止子孔又勸今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

燒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衆怒難

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

安衆子得所欲欲為改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

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其年鄭尉止作亂殺子國子耳子西

聞盜不傲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於

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

者置守門庀群司具衆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

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矯

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

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成子又襄二十六

年楚子及秦人侵鄭印董父與皇頡使城麋印董父鄭大夫

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

叔為令正王作辭令之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太叔辭以貨請董父必

不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其不然受楚獻功

千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

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

人不子更敝從子產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積子產之

善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

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謂貪昧不如使逞而歸乃易

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學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

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言鄭之故與楚

戰者皆彘事勇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子產相

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

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

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

侈而慢慢很也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

猶將積惡也惡至無日矣言春秋襄公三十年子

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太叔曰

國皆其國也奚獨賂與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奚為獨賂之子產曰

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

我其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人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

言猶在國子太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

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曰

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

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

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請太史更命已復

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以是惡其為人

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之襄三十一年子皮欲使

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

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吾子愛

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

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

棟也棟折榱摧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

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

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

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

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

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

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

慢慢易之微子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日子為鄭國我為

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

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

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

乃子皮其年鄭人游於鄉較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

明謂子產曰毀鄉較何如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夫

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

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

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

威懼也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遠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

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以為藥石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

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

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

以二十二年生於是昭公元年游吉如楚楚邾敖且

卜歲長而後聞之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曾備楚王汰侈而自

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

也昭公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子問於子

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在不諸

侯安於小不能遠圖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

日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

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與大國何故

不來大國晉也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

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



敢不至 言楚威力所能及 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

曰求廷於人不可 廷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 與人同欲盡濟申

之會魯衛曹邾不會其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

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不遷矣 遷移也 渾罕

曰 渾罕子寬 國民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 涼薄

也 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言不可久行 姬在列者 在列國也 蔡

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 蔡偏楚曹滕偏宋 鄭先衛亡偏

而無法 偏晉楚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

有 子產懼時救急 昭公七年子產聘於晉為豐施歸

州田於宣子 豐施鄭公孫段之子 曰日君以夫公孫

三年晉以州田賜段

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

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此年正月公孫

段 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

負荷 荷擔也以微薄喻重責 施將懼弗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

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

場之言敝邑獲戾 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 而豐氏受其大

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

請 傳言子產貞而不諫 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

子為初言病有之 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 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樂大心宋大夫原晉 魯昭公十一年秋會于厥慙謀

邑以賜樂大心也

救蔡也不書救蔡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達不能

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

盈而罰之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

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裁君而立歲在

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

昭公十三年晉會諸侯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

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癸酉退朝先盟子產命

外僕速張于除張惟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

張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于

叔十六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三

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

當藝養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鄭裨竈言於

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玉瓚鄭必

不火瓊瑋也子產弗與以為天灾流行明非禳所息故也

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前年裨竈欲用瓊瑋禳火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

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

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

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遂

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禪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灾也里

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民震動國幾亡

吾身狃焉弗良及也言將先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

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昭公十

六年晉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人同工共宣子謁

諸鄭伯謁請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

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晉國

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若屬有讒人

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

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

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

也僑聞君子非有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

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

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

否為罪滋大滋益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

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

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

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細

也小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口必告君大夫韓

子請諸子產日日起起宣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

也復重今買諸商人商人口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

也求也

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此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

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

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

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法也鄭鄙也亦弗為也不欲鄙為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

所成收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宜子能改過昭公十九年鄭大水

龍關於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人隸

國人請為榮焉子產弗許曰我闚龍不我覲也覲見也龍闚我獨何覲焉襍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

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昭公十年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質子產曰喪焉用幣必

用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

可當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

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練經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

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

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

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夫子知之矣

我則不足言已錄子產之戒既知其不書曰欲敗度

縱敗禮商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欲縱欲

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

子羽鄭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楚郊敖即位郊敖康

也麋王子圍為令尹圍康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伐之昌

松栢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吾弱令尹強物不昭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

介介副將入館就客鄭人惡之知楚使行人子羽與之

言乃館於外舍城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患之

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殫聽命

欲以城外除地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而有室豐氏公圍布几筵

告於蕪共之廟而來莊王為之祖若野賜之是委君

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

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

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復矣惟大

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將

恃大國之安靜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  
 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無所壅塞不  
 行是懼信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不然蔽邑館人  
 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  
 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示無弓許之入逾而出  
 子太叔鄭大夫也楚子使遂射城州屈復茄人矣還復  
 茄人於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州皇使熊相謀郭巢季  
 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華縣南子太叔聞之曰楚王  
 將死矣使民而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  
 矣

駟引鄭大夫也晉荀瑩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引曰知

伯懷而好勝是下之則可行也行去聲乃先係南里以

恃之恃魯大夫也魯公二十五年宋與公將合謀討文

曹劌魯人也莊公十年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

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劌

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

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今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大信也公曰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已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

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車兵戰于

長勺公將鼓之劓曰未可齊人三鼓劓曰可矣齊師

敗績公將馳之劓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

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

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也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

逐之

臧文仲魯大夫也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

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已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

齊國莊子來聘於魯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

以敏迎來日郊勞送去日贈賄敏審當於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

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有禮社稷之衛也

公如齊

縣子魯大夫歲旱穆公召而問焉凡穆公或作繆公曰天久

不雨吾欲暴厖而奚若奚若何如也厖者面曰天則

不雨而暴人之疾于虐毋乃不可與錮疾人之所然

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

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覲天哀

巫在男曰覲周禮大巫旱曠則舞雩也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

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

十四

今徙市是憂  
戚於旱若喪

公子偃魯大夫也莊公十年齊師宋師伐魯次於郎

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魯

莊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臯比

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季文子魯大夫也文公十五年初齊侯侵魯遂伐曹

討其朝魯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

使而代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

之道也已則反天之道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

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不

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

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八年齊人殺其君商人成公七

年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

莫之或恤振整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愍詩

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與詩小雅刺在上

民故號有主不弔其誰不受亂主謂吾亡無日矣君

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來

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私言私

之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

言十五



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

敝邑 用師 鞞 之戰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

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

言不復肅 敬於晉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

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丈夫之

不敢過差而首有罔 極之心反二三其德

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

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王霸王將德是以

用

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

用大簡

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

行父懼晉之不

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季武子魯大夫也襄公三十年魯使者在晉晉趙孟

以絳縣人爲絳縣師於是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

晉未可偷也

偷薄也

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

伯瑕士 文伯

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係

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偷乎勉事之而後可

孟獻子魯大夫也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徒鐘石之懸

不侈而具獻子曰富家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

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向慈無靈者使

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獻

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

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宣公

十四年楚伐宋孟獻子言于宣公曰臣聞小國之免

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

邊豆百品實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者征於是有容貌

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貌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贊也加貨命

有幣帛也言往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則共來報亦備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歸父會楚子于宋

仲孫蔑襄公二年秋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于戚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

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

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鄭崔杼有滕薛小邾之不至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惟鄭言復憂齊叛

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曰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

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

齊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賴

之傳言荀瑩能用善謀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

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

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又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

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是故啓蟄稷周始祖能播植者

陪臣部

十七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啓蟄夏 正建寅

謂春分 晉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將事致 君命 孟獻子

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

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

君命也不亡何為 郤錡郤克子故曰嗣 卿後晉果殺郤錡

叔孫穆子魯大夫也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

季武子伐莒取郟莒人告於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

為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

不予梁其錙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

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

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

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

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

安身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

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

之繇為戮何害楚人乃赦之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

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盟在成 公登亦登 禮登 階臣

後君 一等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

君 敬體 並登 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必少

安 安徐 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 悛改 也 穆叔曰孫子必亡

為臣而君過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

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也衡而委

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其後林父逐君又魯襄公在楚楚人使

公親禴諸侯有遣使贈禴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禮公患之穆叔曰祓殯

而禴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禴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

桃茢先後殯茢黍稷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又楚子郊敖

即位襄公三十年使遠罷聘魯穆叔問王子之為政

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

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

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遠罷助之匿其情矣

千圍素貴郊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其後圍弑郊敖澶淵之

會穆叔之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晉趙孟將死矣其

語儉不似民主儉荀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

九十者弗能久矣威二年戰於鞞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公三十年會澶淵

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吾

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

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

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

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儉

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

十九

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

又與季

孫語晉故

知與孟孫言

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

在昭公元年晉

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

晉求讒匿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又昭公三年小邾

穆公朝季武子欲卑之

不欲以諸侯禮待之

穆子曰不可曹滕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二又卑一睦焉

一睦謂小邾

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灾

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又襄公二十八

年崔杼弑其君而後自縊齊人求杼尸將戮之不得

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

亂治也

崔杼其

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拱璧吾

獻其柩於是得之

襄仲魯大夫也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

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

曰民主偷必死明年齊人弑懿公

臧武仲魯大夫也襄公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

聞喪乃止

軍禮不伐喪

陳人不聽命

不聽命

臧武仲聞之曰

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

况小乎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又襄公十三年衛

侯奔齊在邾武仲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

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  
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武仲與之言道順道臧

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

欲無入得乎又襄公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

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鑄鐘聲應林鍾因為名武仲謂季

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

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

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

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嘗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嘗器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

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

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孟公綽魯大夫也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

北鄙以報孝伯之師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

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

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

徒歸徒空也

展莊叔魯大夫也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奔魯獻車於

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莊展叔見之曰車甚澤人

必瘁宜其亡也

叔弓魯大夫也昭二年聘於晉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

君使卿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

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

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令使成臣之祿也

得通君命則於已為榮祿敢辱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

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

之祿後已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子服惠伯魯大夫也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

與諸侯落之遂啓疆來召魯昭公公將往夢襄公祖

祖祭神道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

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

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若不

行何之後公如楚

叔孫昭子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

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失聞聞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書正月傳更其

於二月記南至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日

以正曆也臺之禮使梓慎望氛曰

今茲宋有亂國幾十二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後宋華向出奔

蔡侯戴侯華氏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桓族向氏汰侈無禮

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

自陳入于南里以叛先是九年冬築郎圍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大

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歡樂爲之焉用速成其以勦民

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叔仲昭伯魯大夫也從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

而弔其憂况畏而服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卒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子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曰已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子家羈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伐季氏平



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以干戈臣

請待於沂上以察罪無許魯城南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

南至下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

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為之窮困

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其衆助季氏不

可知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蓄而弗治將蘊蘊積也蘊蓄

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君必侮之弗聽

卬孫曰必殺之公使卬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

之司馬驥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又曰我

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

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驥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

西北隅以入陷公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其戰心也

云犢丸是箭遂逐之逐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

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卬昭伯殺之于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

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

意如季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祭先君且遂

行已亥公孫于齊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

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繒繒從

公無通外內於是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

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於二三子同心而以爲

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僞負

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弑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

何守焉乃不與盟

子服景伯魯大夫也魯哀公十二年會晉侯吳子於

潢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言而止既而悔

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

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

北東昏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

城是

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

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

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

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惡名不

如歸之乃歸景伯

陽文子爲魯大夫楚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

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

憾則懼偏偏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

自壽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以其首領沒懼子孫之

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乎子孫

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賜魯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 百三十四

與王言智識第三 命曰未可王怒未息其十

仲孫湫齊大夫也魯莊公之薨閔公元年仲孫湫來

省魯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 時慶父亦魯 公曰若

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 斃路也 君其待之公

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

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

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

能固則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其覆昏亂覆敗霸王之

器也又齊湫聘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事畢不

與王言不言子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息其十年乎

不十年王弗召也

管仲齊大夫也僖公六年諸侯盟于甯毋謀鄭故也

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

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

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鄭伯使其太子華聽命於

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此三族者實違君

之命三族鄭之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

亦無所不利焉小鄭是齊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

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

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違此二者姦莫大

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豐從之不亦可

乎子華犯父命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

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

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鄭有辭矣何懼以大

辭義為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

用子 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

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君盟誓矣執一廢作而不記

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

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

介因鄭有叔詹堵叔帥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

辭焉子華繇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諸盟於齊曹沫

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與齊桓公盟曹沫執

匕首劫桓公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沫下壇桓公

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

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

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齊桓公合諸侯衛人

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罷朝而入衛姬望見君

下堂再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為請對

曰妾望見君之入也足高氣彊伐國之志也見也而

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

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

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管仲治

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東郭郵齊人也齊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

而已聞於國矣桓公密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

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上視

者彼必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

知君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目得察君

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擯者

延而上擯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

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

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

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

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

鼓之色也淵然清靜者緣經之色也溲然豐滿心在無武

則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搆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搆動也兵甲之色

也日者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

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惟莒不服於是齊臣故曰伐

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

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又云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

於國桓公惟之曰與仲父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其

故何也管仲對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諸日之役

者有執蹠胎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今復役毋得

相代少頃東郭郵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

之而上分之而立管仲曰即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

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

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  
鑲經之色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  
望君之在臺上者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  
也君去而不嗟去開塗關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  
所當者莒也臣切聞諸侯之不復者其莒乎臣故言之

晏桓子齊大夫也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桓子與之

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

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也

曰子家其亡乎

懷於魯矣

子家歸父字懷思也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已

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後歸父奔齊

晏平仲齊大夫也晉欒盈奔楚魯襄公二十二年秋

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

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

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

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

能久矣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

可以不懼

明年齊伐晉

齊侯自衛將遂伐晉平仲曰君恃

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

及君襄公二十八年慶封患子雅子尾之怒使折歸

父告晏平仲

欲與共謀子雅子尾

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

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不敢洩謀

有盟可也子家日子之言

云

子家析歸父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

子車齊大夫

子車曰人

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佐子車名

又昭公三年齊公

孫竈卒

竈子

司馬竈見平仲

司馬竈齊大夫

曰又喪子雅矣

平仲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

以旗不臣

姜族弱矣而媯將

始昌

媯陳氏

二惠競爽猶可

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強也爽明也

又

弱一个

一作介

焉姜其危哉齊侯伐北燕將約簡公

簡公

比燕伯三

年出奔齊

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二吾君賄左

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又高子問晏子曰

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邪夫子之

心三邪對曰善哉問事君嬰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

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

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

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

欲辟勝於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野處嬰聞之言不

用者不受其祿不理其事若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

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於養籍歛過

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庸知能全身以事君乎又

晉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若何晏子對

曰嬰聞之事明君者竭心力以役其身行不逮則退

不以誣持祿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役其世力不能

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

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志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



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日善哉詩有之曰進退惟谷其  
此之謂歟叔向又問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  
子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道君和柔  
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於  
治已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所私不誣  
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敢怠奉官從上不敢惰畏上  
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  
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  
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  
上令第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

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交夸言愧行自  
勤於饑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辟之民明上之所禁  
也進不能及上退不能獨處作窮於富利之門畢志  
於猷畝之業窮通不行無宮處之慮佚於心利通不  
得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知  
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僉身徒處謂之傲上  
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  
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  
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日賢不肖性夫吾每有  
問而退未嘗自得也又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

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稱其功下陷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舉而桃寡何

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特豬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鼃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鼃之首也若冶之功者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者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

及其挑挈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  
 仁夫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而不死無  
 勇雖然二子同挑而節治專挑而宜亦反其挑挈領  
 而死侍者復曰已死矣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陳文子齊大夫也襄二十四年齊侯伐晉而懼將欲  
 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齊社蒐  
 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文子曰齊將有寇吾  
 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  
 苑何忌齊大夫也昭公二十年齊侯使公孫青聘于  
 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及衛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子石公孫青  
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敬

也喜青敬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言

若有罪亦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况在

群臣臣敢貪君賜以于先王乎言受賜則無

騶忌子齊大夫也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

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

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

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

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

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一說魏伐趙趙與韓親

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救於齊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侯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受魏之幣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又國策云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田侯

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巧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魏不如早救之田忌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是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受魏之幣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氏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田文齊公子號孟嘗君初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

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任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警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

宮之奇虞大夫也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

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

啓寇不可翫翫音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輔類車

牙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

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之

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之故太伯虞仲於周為昭虢仲虢叔王

季之穆也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

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虢是滅盟之官

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

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盡

殺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

神必據我據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

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逸書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黍稷惟王

無惠則不見享有惠則見享言物一而用異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

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

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行去也曰

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晉伐虢之役師

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惟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貪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人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投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因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公孫枝秦大夫也僖公九年晉惠公入秦伯謂公孫

枝曰夷吾其定乎

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

對曰臣聞之唯則定

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詩大雅帝天也則法

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僭過差也賊傷害也

能不然則可為人法則

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

忌克

既僭而賊

難哉

言能自定難

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

吾利也僖十三年晉荐饑

荐饑皆不熟

使乞糴于秦秦伯

謂子桑子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

言不損秦也

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

不義故民離

謂百里與諸乎

百里秦大夫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

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

百里奚秦大夫也僖公二十三年秦伯將襲鄭

輕行疾至

不戒以入日襲

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

亡者也

行疾不假途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

秦伯怒曰若爾之年

者宰上之木拱矣

宰冢也拱可

爾曷知師出百里子

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之嶽巖

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

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之驅馳營若辟

風雨襲鄭所當餘也

過吾將尸爾焉

在床日尸子揖師而行其

父于師中介胄不拜為其拜如尊

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

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

之子也

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先哭之

弦高者鄭商也

鄭商賈人倍三

十三年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

詐稱曰矯犒勞也見

其軍於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虜掠故生意矯君命勞之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中軍

語也時以為鄭實使弦高來犒之或以為鄭相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緒也當遂往之

然

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繞朝秦大夫也文公十三年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

者以誘士會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

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

諭魏有司

使士會士會辭曰秦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

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

不歸爾孥者有如河

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

士會往繞朝贈之

以策

策馬搥別授之馬搥并不已所策以展情

日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

不用也

示已覺其情

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孥

后子秦大夫也昭公元年奔晉見趙孟趙孟曰吾子

其曷歸

問何時當歸

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

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

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

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

熟天贊之也贊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孟

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陰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

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至民翫歲

而惕日翫翫皆貪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其茂事秦武王為左丞相武王三年謂其茂曰寡人

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其茂曰

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其茂至謂向壽曰

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

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其茂於息壤其茂至王

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

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昔魯

參之處費魯人有與魯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

曰魯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其母曰

魯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魯參

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魯參之賢與其

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魯參

王之信臣又不若魯參之母信魯參也疑臣者非特



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此  
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  
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  
而論功文侯示之榜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  
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檮里子公  
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  
臣受公仲侈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  
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卒使丞相其茂將兵伐宜陽  
五月而不拔檮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其茂欲  
罷兵其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其

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孫侈入謝

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

甯莊子衛大夫也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

甯莊子曰昔周饑克勤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

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甯武子衛大夫也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夢康叔曰

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武子不可曰鬼

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享也祀鄩何事言祀鄩夏後有當祀相

相之不享於此又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

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

命從之

右宰穀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出奔求復國於甯喜

甯喜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

剗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

貳悼子甯喜也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

夷儀反日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

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巳死無日矣巳止也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日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

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獻公入

而果誅喜

北宮文子衛大夫也初襄公三十一年相衛襄公以

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過鄭印段延勞于棊林如聘禮而

以勞辭用時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為行人馮

簡子與子太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

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水濯手

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

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

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日子何以知之對曰

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開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逸書大國畏其力小國

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

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惟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

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

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蠻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囚壘而降

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

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

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

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褚師圃衛大夫也初齊伐晉衛侯乃過中牟中牟人

欲伐之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  
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遇必敗  
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公叔文子衛大夫也定公十三年文子朝而請享靈  
欲令君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史鮪曰子必禍矣

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  
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

以免言能執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  
臣禮戊也驕其亡乎戊文子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

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戊必與焉與禍及文子卒衛

侯始惡於公叔戊以其富也公叔戊又將去夫人之

黨靈公夫人南子夫人愬之曰戊將為亂於是戊奔

魯

日夷宋大夫也字子魚僖公二十年宋襄公為鹿上  
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  
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諸侯會宋公盟于孟  
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  
執宋公以伐宋會于亳以釋之子魚曰禍猶已也未  
足以懲君及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  
在此矣與楚戰於泓宋師敗績公傷股

公孫固宋大夫也晉重耳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間重耳賢欲得晉援乃以國禮禮於重耳以馬二十乘公孫固善於舅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人更之大國重耳乃去

西鉏吾宋大夫也成公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

石復入于彭城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

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

無厭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叔吾

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聞吾釁亦吾患也今

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令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

塞夷庚

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截吳晉之道

淫姦而攜服

毒諸侯而懼宋晉

隔吳晉之道故懼攜能也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言宋嘗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

子罕宋大夫也襄公二十七年向戌會諸侯之大夫

以弭兵

向戌宋左師

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若稱功加厚賞

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

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

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

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

民竝用

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亂人以廢謂桀廢興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

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削而投之謂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

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

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樂喜之謂乎何以恤

我我其叔之逸詩恤憂也向戍之謂乎善向戍能知其過

仲幾宋大夫也昭二十五年宋元公將為魯昭公故

如晉請納夢天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

平公元公父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

向以為一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存

首領以沒唯是楸拊所以藉幹者楸拊棺中笭也請

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罷

宴群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降損親近宴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

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

臣之失職嘗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

適以自辱也宋公遂行卒於曲棘

逢滑為陳大夫哀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

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

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

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不左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

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

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

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

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臣如傷是其福也

如傷恐其亡也以民如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

德亦不艾殺其民吳口敝於兵暴骨如莽草生於廣

故曰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禍之

適吳其何日之有言至今陳侯從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五

智識第四

鬬伯比楚大夫也楚武王侵隨魯桓公六年使遠章求成

焉遠章楚大夫車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

隨大夫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

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

册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三十五

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

小國張自修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

之羸侈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闕

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後隨侯卒當以少

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

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

終始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

侯將許之季梁止之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叔伯楚大夫也僖公二十三年成得臣帥師伐陳成

臣子王也討其貳於宋也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

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遂邑臣也以為子玉不任令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其人

能靖者與有幾

薦賈楚大夫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

兵於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

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玉復治兵於薦子玉為令尹故薦楚邑終日而

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

玉堪其事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

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

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

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潘廙楚大夫也文公十六年楚伐庸自廬以往振廩

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瀝楚西界也使廬

戢梨侵庸戢梨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也庸人

逐之囚子揚窻窻戢梨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庸蠻聚

焉不如復太師環復自筮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

不可師叔廙字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

先君盼冒所以服陘隰也盼冒楚武王諱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

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神僚魚庸三邑魚復縣今巴

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

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驛傳車也臨品地名也分為二隊隊部也分

為兩地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併以伐庸子越闕叔也石溪併人庸遂滅庸

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強故

申叔時楚大夫也成公十六年晉侯伐鄭人聞有晉

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楚子救鄭司

馬將中軍子令尹將佐子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過申

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

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

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財足則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

思無邪陪臣部

上下和穆周旋不逾動順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

無二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蒸衆也極中也詩

心民無不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厯和同以

聽敦厚厯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

此戰之所繇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而外絕其好

義不瀆齊盟不詳而食詬言信不奸時以動禮不順

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罪

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子莫勉之吾不復見子

矣言其必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

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不整則喪列志失列喪將何

以戰楚懼不可用也戰於鄢陵楚師敗績

遠子馮楚大夫也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伐鄭以救齊

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

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吳人為楚舟師之

役故在此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名欲

楚子師於荒浦荒浦舒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

皆楚大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

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

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卒而不

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

舒鳩

遠啓疆楚大夫也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

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其會齊社蒐軍實使客

觀之祭社因閱數軍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

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

沈尹戌楚大夫也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囊瓦

嘗也代陽句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沈尹戌

日子嘗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諸侯守在四鄰鄰

守為之諸侯卑守在四境裁慎其四境結其四援結西鄰之

國以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

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

小矣卑之不護能無亡乎不護守四境昔梁伯溝其公宮

而民潰在僖公十八年也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

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境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

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有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

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

述其治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

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境猶未城郢今

冊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三十五

土數圻

方千里為圻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定四年

吳入楚

寧國楚大夫也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畜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而積畜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

孫叔敖楚大夫也

夫人老人而居

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

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

吾聞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

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必貴而賤

為本必高而以下為基又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

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

孫叔敖遂賈之了莊王之令尹也

我死王必

封汝汝必無受利地

人所貪利之地

楚越之間寢之丘者此

其地不利

人不利之

而名甚惡

謂丘也

刑人鬼而越人機

言刑

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

此地名丘惡畏之終不利

唯獨也

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隣而請寢之丘至今

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以不利之為利矣知以人之所

惡為己之所善矣此有道者之所異乎俗也

衆人利利孫叔

利 敖病

申無宇楚大夫也昭公四年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關

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

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境

莫校謂蔡城於外境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椒舉楚大夫也昭公四年申之會楚子示諸侯侈自

侈六王湯武成康穆啓也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二公齊桓公晉文公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繇用命也夏桀為仍之

會有緡叔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

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岳皆所以示諸侯

汰也諸侯所繇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

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復恨也不過

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

遠方而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范無宇楚大夫也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智

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

我遠也今我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

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

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卞費齊有渠

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  
 樂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  
 實弑昭公魯卞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弑無知晉曲  
 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  
 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指  
 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  
 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  
 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  
 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繇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  
 之如牛馬處冒之既至蚩縶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

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  
 子哲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  
 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  
 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弑靈王

王子勝楚大夫也昭十八年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  
 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棄恃楚而不  
 事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  
 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

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棄在復存之故曰我俘邑  
 楚國方城之外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障士不可易也易輕國不

可小謂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

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為析

士尹池楚大夫也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

之牆隼於前而不直隼猶出也出於子罕堂前西家之潦經其宮

而不止西家地高潦流注子罕之宮而不禁之也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

家工人也為鞆者也鞆作履之工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

為鞆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國之求鞆者不知吾處

也吾將不食願相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之

也西家高吾宮卑潦之徑吾宮也利故不禁也士尹

池歸楚適興兵而將攻宋士尹池諫曰宋不可攻也

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若攻之必無

功徒為天下笑耳遂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

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

之謂也

蓋尹亶楚大夫也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

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

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

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

吾師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

患政德之不修無患矣夫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

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  
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  
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  
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  
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  
斃矣

子西楚大夫也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  
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柘舉今聞其嗣又甚焉  
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  
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堂不起壇也器不彤

鏤

形丹也鏤刻也

宮室不觀

觀臺榭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

取費

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在國天有菑癘

癘疾疫也

親巡孤寡而共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

編其所嘗者卒乘與焉

所嘗耳於非嘗食

勤恤其民而與之

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知身死不曠見曠乘

吾先大夫

子嘗易之所以敗我也

易猶反也

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

池焉

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

宿有妃嬪嬪御焉

妃嬪貴者嬪御

賤者皆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

敗我



范蠡楚臣也齊使其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

驪昭王二年時而秦聞其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

送其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蠡一寡人欲置相於

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其茂

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人不為事君

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其茂事之順焉故

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其茂事之取十官

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

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于越滑一作滑而內行

章義之難一云內自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一作而

章義之難 草莽之難 瀨胡

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

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

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

王親也必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

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

秦卒相向壽而其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

季札吳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聘魯見叔孫穆子說

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好善而不能擇

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

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昭四年豎牛作亂殺

穆子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

之于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

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

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

縞帶子產獻紵裘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

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

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語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

史狗史朝之子史鮒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干朝曰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戚孫文子之邑聞

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

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

可以樂乎獻子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

琴瑟聞義能徙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

萃於三家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

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而厚施故政在家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李克魏大夫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

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

驟勝國家之福也其亡也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不亡者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也猶晚

趙奢趙之田吏部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制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藺相如趙大夫也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之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如每朝時嘗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

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  
 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  
 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以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  
 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  
 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宋公者趙仇液之客也秦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  
 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  
 之秦請以魏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  
 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母

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  
 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  
 之而秦免樓緩而魏冉相秦

甯越趙大夫也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兵救之與齊  
 人戰大敗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屍二萬以爲二京

京觀

也甯越謂之曰惜矣不如歸屍以內攻之越聞之古  
 之善戰蒞隨賁服

賁置也服則置之

郤舍延屍

郤舍以緩其民使得收之

車甲盡於戰府庫竭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  
 齊不疑則如何甯越曰不然彼戰而不勝其罪一與  
 人出而不與之入其罪二與之屍而不取其罪三民

以此三者怨其上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

商文事魏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王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王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起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未事君商文曰善哉亦問子世變主

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不對少頃乃曰吾不若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矣

魏敬魏臣也初秦王立帝宜陽令計綰誕魏王將入秦魏敬謂魏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不與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秦索其下而王不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善乃輟行

公子無忌魏信陵君也無忌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作高木櫓櫓上作栝椹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嘗賦之有

寇卽火燃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矣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又齊楚相約而攻魏秦昭王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矣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

也而以憂死讓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以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關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

與趙兵次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  
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楚之險塞也或以為今江

夏鄆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

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次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

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

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在修武軹縣有茅亭邢丘在

阜坂塹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汲縣屬河內有鄭地

成阜榮陽亦屬縣得垣雍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決

榮澤水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

於秦召陵有安陵郡征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

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

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

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

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有河山

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林鄉在宛縣以至於今

秦七攻魏五入圍中一作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

一云魏山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

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平縣屬河南平或作平字史記齊闕止作

監字闕在東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

數十一作百名都數百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關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繇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燒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于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窻

韓歌有窻鄉

使道安成出入賦

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惠施魏人也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嘗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與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與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



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兵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諭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令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擒矣是王以楚致齊也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尹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擒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於暴戾矣且楚王之為入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竝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

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虞卿趙上卿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

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復一作係寡人使

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

右后切求和曰媾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

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

曰秦之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

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

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

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

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王入朝使趙郝音釋一作攻一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弗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

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與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

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

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高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

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徐廣曰音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

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大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

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趙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趙請爲從對曰魏過光帥切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

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而告之曰夫成命之爲人過而利段規韓康子臣也趙葭魏宣子臣也張孟談趙襄子臣也知伯帥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

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弗與趙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怨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於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晉陽君

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若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籥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决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金而炊財食將盡

士卒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亡矣亡則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

朝知伯而出遇知過

一云知果

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

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人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嚮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

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  
知伯曰破趙而分其地又封二子者萬家之縣一則  
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  
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  
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  
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  
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教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  
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  
大敗知伯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三而  
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

氏盡滅惟輔氏存焉三晉已破知氏將分其地段規  
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澗之地也  
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  
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  
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東取成臯至韓之取  
鄭也果從成臯

册府元龜



